

光影在萱園

元
雄

光影在萱園

(一)：詩

(二)：書信

(三)：散文

懷憶昆明的夥伴

和特務糾纏了一陣

惆悵話越南

獻詞

前奏

綠陰漫話

漫想菁菁

蘋蘩沼沚薦清香

一年來僑社動態的透視

雜寫一至八

南風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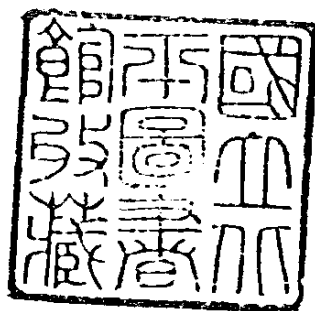
後記二

題箋

裂笛山陽曳影氛，排空唳羽自將群，尋聲聲訴含生苦！我也南來栖水雲。

日夕居諸蓬响飛，沉沉覆壓網中機，零縑敗絮飄然擁，猶是雕闌舊舞衣！

草草勞人天一方，槿籬花小掩孤芳，綠章多莫分明記：留取春星帶草堂。



浣溪紗

夢轉何須搵淚痕！苔階虛映綠成紋，搖搖臺榭欲傾翻。換羽移宮顏色改，一根風細襲餘溫，鷄聲疑雨黯紛紛。

特贈

薰風吹透洱河濱，梅柳花源占渡春，鳴鶴有聲皋未遠，論交古道倚而人！

遙寄天水涯

也有新涼意，朦朧月照門，起來庭院閉，端讓蟲聲喧。覓句醒忘却，懷人心上溫，將雛存脈脈，已斷十年魂！
寥落干戈後，生涯背負便，更無地用武，還是感中年。源塢傳音美，弓旌漫向前，將書默不語，我意紛徒然。

送莊××君回國

頓覺泉心湧，渾難置一詞，天涯孤劍在，歲月兩丸馳，邊徼陳征戍，昆華絡夢思，柳營收束早，一局覆殘棋！

待買君餘勇，相期逆陣中，袖長依畏壘，翅薄怯凌風。嘯煥心
憐仲，飛鳴首向東，湄江携手處。駘宕素光融。

楊墨紛爭厲，不阿良獨難；投梭弄屢至。市虎寢相干。本以枝
爲借，翻如寇踞壇，人生道云苦，雙袖淚痕乾！

是非成底事？肝胆見輪囷；此去君行邁，迷茫滯煞人。艷陽將
倩影，江草帶餘春，不信居夷陋，遲來合避秦。

寄懷

尋得詞壇話戰壇，蠻天花草鬥清歡，一身已份爲人役，撐腹何嫌五
斗寬？待洗征袍川化赤，偶因潑墨怪猶寒，天涯歷遍風波又；慚愧
園林試未安。

母也天只喚不磨，遠征徒侶溢飛騰，投荒任是光浮海，私淑心
知尙式憑。十字街頭般泛泛，蕭疎椰樹仰稜稜，孔懷夜雨如相訴，
記取傳經有續燈。

慕禪先生弄璋有慶詞呈清粲幸不以秀才人情見哂也

墮地啼聲浪試翁，南天一索彩垂虹，經堂消息旋生暢，夢筆低昂度玉衷。料得伊園真結妥，信同喜雨托名忠，會須綰領薰風陣，五月榴花麗眼紅！

邱園老人六六鶴算依韵獻頌

矍鑠從知認乃翁，笑談帷幄援殘虹，一生所富唯書史，多難不磨是素衷。古道照今沾潤節，長松蔭下仰貞忠，流觴曲引湄江水，莫罷西窗日影紅。

何香凝花卉小品

一花一葉饒清絕，浩蕩春心教化工，風雨未闌人欲老，年年南國襯枝紅！

青年節特刊索題

吟得青青縈漫野，樓頭景色窺人，艷陽花草四時春；湄江飛白練，滾滾足精神！宜有歌聲浮海嶼，管它陌地編氓？中華兒女此新生；風驅旋後勁，前路被清塵。

稱觴

瑤宴遞開瓜果時，蠻天伊詠繫河湄，舊家風範宜喬樹，畫錦堂前照古稀。波激澨，泛金卮，木蘭之棹綽遐思；趨庭閒把兒童課，滿徑綠陰步學詩。

依韵寫懷

泛泛徒登又一場，是非入耳轉荒涼，莫傳腐鼠紛相嚇，等是風歔掠燭堂。叫蛤思寥歸枕後，艸窗綠滿沁餘香，畫屏清淺亭亭憶，描得月魂照淡粧。

中秋三疊曲

憶前年，古滇門巷月娟娟，秋風慣促無衣賦，蕩衍湖邊聽管絃，又是一年風遞艸，獨山偏對月蠻好；戎裝圓節兩將存，却後焚餘歌遠道。今夕浮雲仍掩翳，湄江飄落宛然寄；歲歲營巢竟不成，怕聆秋訊經憔悴。亮迹雲瀾况乍稀，嗷嗷夢寐莫須啼，脊令原上聲相遶，苦道荒園略樹枝！

小駐綠園中

但寄蠡囚面壁東，草原樓上透輕風，漸看蝴蝶翻翻舞，隱覺波光艷艷紅。洗耳故應依枕石，援琴浪自向虛空，漫憐瑣瑣堪惆悵，剝繭抽絲總未窮！

日色亭亭麗午天，如茵飄綠薦鮮妍，禽音漏落停清脆，風息低昂蕩影前。別院移時深寂寞，冷懷誰繫托芸篇，算它課罷紛飛侶，一樣天機尙盎然。

沉沉憶

兒女緣無盡，支離共此身，衣飄蔽剛膝，道遠解懷人。入夢頻驚撫，浮搓肇夙因，料應相送罷，掩淚賽楓晨。

迢迢終自至，藐爾瑣形猜，覲面旋牽涕，蓬門引乍開。是非貧一字，話語爇餘灰，哀感人間事，方衷味剪裁。

嬌啼何忍觸，籬落見猶憐，聞過將存艾，投梭實拂偏，傳經心逾苦，舐犢餒殘年，幼稚燈前燦，遲徊倍惘然！

浣溪紗

淺草如茵遶那邊，一桁矮樹漠雲大，遙牽吟嘯立蒼茫。風騷
嬈嬈噓塵外，荇藻盈盈喋水香，悠拂松鬚面野塘。

膏雨勻涼逗昨宵，平蕪嫩碧蕩裙腰，雲英爭道去遙遙。戲耍
沂濱舒鬢影，華林宛約絡阿嬌，晴川瞬汐旋宜潮。

姑嫂鳥

嫂嫂須啼煞野煙，楊梅開落四更天，情知飼虎無消息，喚斷小
姑張兩翼，化石啼痕那可得！新番故事頻頻憶。鳥啼如夢落晴川，
只度清陰綠影圓。

註：潮俗傳說：姑嫂二人，賂看楊梅花開，嫂乘夜往，爲虎所噬，小姑怨啼，遍山
尋覓，卒化爲鳥，年年於楊梅時節出現。不圖湘南仍習聞此聲也。

街邊夜奏恍惚殘痕

靜引天街風約輕，旋將貍調譜盈盈，春謠委巷胥原始，蘊厚蒼
涼漾楚聲。戍影蘭伽勾夥伴，啼猿叔夜警霜清，非干岸幘更樓上，

漫自從頭無限情！

港汊風引

櫛葉葳蕤接水涯，椰風嫋嫋浮痕踪，蠻裝一葉舟搖過，愛挹蒼茫何處家？

光景度度清描

平林深處浪啼鴉，夾岸清陰列影斜，不道朝來偏愛靜，幌然一水際天涯。

輕車淺草並晨暉，淑氣方濃露未晞，遲得迷胡栖鳥調，寥寥解道不如歸！

葱籠陌野漫黏天，南國深尋沒紀年，萬紫千紅都已破，還從葉綠証因緣。

日軟旋牽風陣加，么絃無那覓舊家，豈棚瓜架涼涼去，坐擁郊原草木華。

步涼徑

松鬚委徑雲曾安，樹樹風欺頂漠寒，祇自搜尋秋瑟態，翻思旭日近憑欄。紙張吹落休追顧，黃葉凋零老病嘆！光景山城存想像，西陲戎幕調輕彈。

岑樓一夕

肅肅岑樓罽未安，襲人霜氣浩漫漫，星輝棋子誰占眼？犬吠更秋類已殘！蠻貊無衣相卒歲，炎荒化骨委餘癱，劇憐北國拋離後，特地孱虛感避寒。

宵雨課愁眠

乙夜沉沉賡雨闌，昧然逆憶那回看，虛窗引逗脩條影，涼月疑於醒夢干。滴碎心心兼入耳，調將滑滑按流灘，雞鳴卜柝同淒警，寥落催人思竟殘！

溪干

薄霧疎林漸散關，淥川新漲掩潺湲，愛憑梭滑舟如葉，泛彼沉浮雲與山。傍岸嫣紅常拂水，曉啼雛鳥調餘閑，相看板屋應猶繫，

只在萱園淡靄間。

浣溪紗

柳風搖漾弄輕柔，牽惹籬邊韻尙幽，信步前來勾小遊。
拈出

虫聲初透碧，移將月姐下簾鉤，新光如素鎖清秋。

泥首賡番一局棋，回頭柯爛幾經時；流年宛抑況如斯。
微光

熠熠尋螢火，風露淫淫漏乍稀，人倚樓欄暗濕衣。

濯纓濯足汎汎瀾，檻外平添水一灣，溫煥晝長引倦還。
少小

無邪探出浴，人兒喚賣芥浮攤，西郊荔浦幌然間。

蕩着郊原草綠柔，殘陽熱褪也優優，紅花籬落展清休。
衣衫

番漢宛如舊，南豎鄉音憑對酬，情調么絃那解愁！

端的肅然虔客心，無譁人自額沉吟，輝煌梵宇恣登臨。
臺城

纔有犧牲者，燕子驚飛軼上林，稽首慈雲深復深。

蟻命些微何忍敲？短長亭畔剝離蕉，鞭絲笠影兩搖搖。
霜氣

濃時司命客，得饒人處且饒饒，都緣無計避征徭！

滄桑一沃渙成塵，十載離離草蔓青，我也飄然雪鬢新。
末嫁

標梅牽弱絮，沓波燕子認情親，麥舟慚沮窘如人！

森森砍淨拂飛沙，近浦時闌省風華，宮冷空堦日影斜。 五百

汪洋奔客賦，大觀樓上稔歸鴉，更堪搖落引淒笳？

籐花點綴一門春，宿霧猶籠類欠伸，人傍灘頭探渡聲。 終歲

終年還似夏，桃符霽臉照元辰，應餘淳厚舊鄉情。

一抹斜陽風澹吹，青青草地落花飛，等閒消受納涼時。 猶憶

小庭矜逐隊，摘芳捉絮燕歸遲，柳梢紅已透窻西。

河上失蹤人未回，離情漠漠泛疑猜，游魚釜底思堪哀。 湖光

映煞涼風月，靜美東方俏別裁，回首雲程換劫灰！

無題

蚯蚓聲和雨絡深宵，四月清和幌蕩搖，事到無何端已寂，薪如可
析了餘焦。每於落葉尋行迹，爲有詩情不可聊，敲罷鳴鐘剛二點，
問渠意態幾時消？

勞生叵耐雜流形，擾擾人前羗不停，微命爰追千里足，夢魂宛

自蒸心經。埋香春盡離離碧，望帝須啼刷刷零，老去蠶絲添作繭，解鈴可道繫鈴人！

市上簫人愁不驕，馬毛長處瘦圍腰，從今消盡飛騰意，舊事傷心流浪潮。門下栖遲風已煞，嗟來情味最無聊，浮生那得長游衍；況復嗷嗷淚影飄！

自尊一拂也塵沙，待送窮時未許誇，跬步形移公等輩，青蛙塘底暗喧嘩。一錢不值纔賡賦，四面交攻亂觸麻，密密層層人困瘁！教從血海漾蓮花。

晚潮旋漲送客舟，却引瀟瀟雲雨稠，人世盡愁懷裡黯，一年幾見月當頭！天心夢轉牽痕澹，淺草庭陰信步幽，怙記南番存令節，更隨兒女過中秋。

蕭散應知秋又深，薄寒祇自擁孤衾，窗搖葉碎超超白，聲曳樹梢索索侵。浪對荒雞窺昧旦，幾回殘夢碾車音，河橋霜月深相憶，宿鳥遲人噪舊林。

函一

陳課長××兄來，奉發派令二件，謹拜領。當經面向×公商示進行，查越暹兩地，華僑衆多，資力雄厚，果能一氣運用，以與我粵建設拍合，裨益實匪淺鮮；遵×公雅囑：一面留××在河內，以便對該僑社於經濟上，文化上，有所聯絡策動。一面着元雄趕速赴暹，加意考察，從而慰問，徵集方案，報告備裁。茲適陳課長返粵，謹特先函奉陳，諸祈鑒照。

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於河內

函二

河內於陳課長返粵時，奉上一函，報告來暹，×公特加之意，準備籌辦報館於河內，以爲南洋文化先驅，適旅暹客屬會館同人，前來相邀，因偕同楊專員××兄，聯袂前來，業於一月廿七日，抵步曼谷。逐一拜訪諸同鄉僑領，至覺欣然。僑社姿態，極形龐雜，動盪，緊張之致，於歡迎代表團之熱鬧情形，具見一斑。現中暹協約簽定，暹政府改組，所有混合憲警，經於新舊交替中結束。我中暹混合保安隊，亦在其列。查該隊市告結束，迭復劫殺案件，不斷發生，爲應環境需要，該隊自仍準備，候命繼續，以爲僑社服務也。

關於救濟糧荒事，經善後總署代表過暹接洽，准予四仟噸出口，現所捐募未達此數，但各僑領分頭湊集米額，以備粵方有輪到時，卽行啓運。又際此農曆年關，乘時舉行

種種遊會，義賣獻捐，情況殊盛，將來成績，定益可觀。同時，所與上項對峙，分途進行之建國救鄉會一派，人數亦衆，散佈遍境各地，到處多有分會，網羅中下層僑界，發動救鄉與建國事宜，備致活躍努力。竊以救荒事屬公共，在我政府立場，似應不問派別，一併予以聯絡接納，用臻集思廣益，兼收並蓄之效。是否有當，乞賜示遵。

另有批業全人，以所交中國銀行，匯返潮汕僑款，爲數頗鉅，該行耽延日久，迄未照付，僑眷嘖有煩言；並謂，除向代表團，及海外部駐暹特派員辦事處投訴外，擬懇我省政府，就近督促照付，用蘇僑困。謹並奉陳。

三十五年二月二日於曼谷

函三（致×公）

抵素旺時，適有車返河內，匆匆由樹華兄奉函報告，續行入暹，一直順遂，業於二十七日安抵暹京，綈袍解卸，換着春衫，此後另是一番姿態出現矣！報務遵命進行，樹華兄從詳妥擬，並獲客屬同鄉郭先生等之熱情幫忙，冀得當有以報命也。此間大小報約十數家，刊物亦五六種，一律均須虧本，每月所虧暹幣，動以萬計。但每一家報紙，每一個社團，均有其集團背景，歷歷可稽。其中某氏擁官方優勢，備極招搖，幾於無所不包，無所不問，頭腦簡單者，亦每易受嚇倒，而智識份子，無不嗤之以鼻。該辦事處，時發報稿強登，如氏初到之通告懸掛國旗三天，近以代表團正式蒞臨，不便妄居外交席位，却自稱國民外交，并擅派其所謂國民外交專員多人活動。又如粵省府託其來往電轉

發，原不過以其有電台方便之故，而逕送報稿誇張，竟儼然以「應山」其機關轉發，用威展風。凡此不一而足。願并及之。

卅五年二月三日

函四

竊職於河內，奉到派令，趕即前來，業於一月二十七日抵步電陳，并於二月二日，奉上燕函，概將僑社各節動態，具報在案。查當日，陳課長告稱，廣東糧荒慘重，此去主席囑盼，對諸僑社籌米一節，加促進行。復承×公處長，耳提面令，賜函介紹，俾對僑社，多所聯絡等指示。勉遵照，未虞隕越。頃晤呂諮議××，由馬來亞過暹，出示本府致暹文告，始恍然於職來時，手續尙欠完備；嗣後職留此間，應否確負何任務之處？合乞訓示祇遵，藉資信守。

卅五年三月一日

函五

二月二日，奉函及電，瑣瑣瀆塵，諒邀垂鑒。茲適救荒會理事長鄭君，榮旋公洽，謹附燕函，藉申忱悃。鄭君同諸僑領，登高聲宏，熱誠倡導，凡諸募集，仁漿義粟，斐然可觀。至各社團間，經李鐵錚團長，促成團結，合組僑聯會，大致亦告就緒。所望循序漸進，俾臻成熟，斯則力量集中，將來於鄉國建設之貢獻，匪可限量。其詳當由鄭

君促席前陳之也。×公發起河內創辦建國日報一節，經此間客屬同鄉各位鼎助，先購置機器二副，配備新鑄字粒，裝成四十餘箱，日內由楊××兄督運返河，趕行出版。而×公因公飛渝，諒最短期間，亦告引旋。

再者，領導作用，基於人格互信，與政治憑藉參半，冠蓋過從，類多敷衍，暹羅當局，曾對外國記者談話，以謂，中國代表何多？無從辨識。按即指招搖叫囂之某某而發。僑社觀感，亦一例看。故就海外工作而言，首重信用，有時無甯物色當地有力者直接充當，或更事半而功倍焉。叨注順及，敬備清裁。

卅五年三月一日

函六

此間僑社各節動態，劉×兄耳熟能詳，當彼混亂局面，幾經曲折，建立該保安隊，奠定中流砥柱，使僑社轉危爲安，外交途徑，從容入勝，前驅作用，厥功至偉！×處長賜函獎飾，尤其津津樂道之。

伏讀廣東施政綱領第五項，於發展僑務，充實建設力量，不厭求詳，列舉宣慰僑胞，設立粵僑事業輔導機構，以及輔助歸僑，暢通僑滙，發展海外航業，鼓勵僑胞推銷本省特產等等；具仰語重心長，與乎愛護僑胞之至意。竊忖一切事在人爲，而問題癥結，端在取得僑胞之密切聯繫，再質實言，如過去僑委會隸屬下之僑務處，僑務局，或其他歸僑輔導委員會之類，非不法良意美，但總似官自官而僑自僑，以循例行體制則然，若

揆之實際運用，指臂交揮，吸收僑胞集中力量，充實新興建設大業，殊覺膾炙未足以語此焉。故今後華僑事業之講求，似有須於更深一層之策進，最好一面結集當地有力僑領，以爲核心，以爲憑藉，使成爲自動的對國內政治之聯繫，有其逼切需求，於此承納僑社意志，人的充實爲前提；再一面在政府方面，於中央體制不相抵觸之下，或合併而加強，或另成立一有力的健全機構，賦予權限并專責，務使僑胞困難，迎刃而解，業務接洽，充分便利，機動運用，勝任愉快，所有輔導機構之設立，始顯其能，亦始符合實際應用。約言之，即徵集僑社主幹，兼採國內賢達，共負輔導職責，而由當局選派一人主持其成。馴如是，政府與僑胞，拍合一致，匯成洪大主流，力量之宏，自堪想像。刻仍有須於僑社當中，支配幹部，發生作用，儘量聯絡，爭取向心，似屬當務之急，職愚僅發其端，上備芻蕘，劉×兄爲一有心人，此去葵傾，雅望有以爲公借箸長籌，促席前道之也！風馳不盡爾縷。

卅五年三月六日

函七

奉讀鈞座在渝寅東，致此間救荒會鄭理事長電一通，翌日續閱該會會議錄，以由於此次發生事件（第一批四千噸中有被揭發保升不符者）所影響，咸抱謹慎從事，因之決議，應由理事長召集僑團大會處理之。忖知事實中有困難，詢據會中僑領告稱，該會此時募得總數，約在三百餘萬銖，除支付第一批米四千噸值價外，餘款寄存銀行者，約祇

百萬銖之譜，似此欲再趕購三千噸之米額，事實上尙虞不足。此其內容實在情形也。另查建國救鄉會一派，分途進行，職於第一號函報告，已略有所陳，該會募得確數未詳，一般估計，以爲較之救荒會，略爲減少，但以時間之久，範圍之濶，成績實有可觀。該會於暹華僑社，自佔相當地位，代表團來時，亦即親臨拜訪，互商事件，而該會從而奔走供獻，概不後人。其間不無左傾份子參加，但以無黨派文化人，來自桂林，屬之同鄉親舊爲多，即該會會長，爲故總商會主席之事業繼承人，殊不屬左派黨籍，大抵資產集團，門戶爭雄，牢不可破，今猶沿此習氣耳。祇以與我粵政府，一向失却聯絡，形成脫節，職愚以爲鈞座領導百粵，僑胞信賴無間，對茲災荒一節，痼瘼在抱，並集事功，似不妨直接致電該建救總會，本之公事大義，勗其効勞，俾獲參加救濟機會，用期共濟於事。合亟陳明，祇候裁奪！不勝懇切待命。

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函八

謹將此間僑社最近動態，逐一奉陳：

一：糧食部近派其司長陳錫襄來暹，攜帶部發公事，委派僑領廿二名，以爲勸募米糧救濟祖國委員會委員，鄭重其事，人頒一狀，附一公函，另附謝作民私函，促各該僑領委員，協力奏功，並宣佈獎勵條例，公諸報端。職所接觸三數僑領，對茲部狀，頗僑得意。但事實上，欲別組一會，以與糧荒，建救二會鼎立，顯有困難，欲合併二會，歸

之一手掌握，更談不到。據某律師爲言：此舉係謝××氏所建議，意謂耕荒會，屬之廣東局部所發動，故來一個中央全國性之發動，而實不無重床架屋，與乎政出多門之憾；從此僑社，或將多一爭取領導之紛歧事態矣！是亦有識者之一番考語也。

一：建國救鄉會方面，對職三月十六日所上報告，關於促請該會効勞一節，表示同意，逕拍一電，并一呈文致粵，迄未接覆。而該會於文化社團之活動，備加努力，具獲陳嘉庚，何香凝，彭澤民，宋慶齡等之同情獎借。近爲進一步明瞭國內狀況，經發起一回國考察團，即將啓行。此項考察任務，首須抵粵。業經前來對職關照，請予屆時介紹云。

上述二項，以其與我粵多少有關，謹特闡述情形，聯同剪報二則，報告備裁。

卅五年四月十二日

函九

此間華僑各界，雅擬明瞭祖國近况，實地災情，特由建國救鄉總會發起，徵集中華總商會，報界公會等，組織回國考察團，由××君領率登程，進行調查，聯絡，并實施等工作；景仰風猷，謹合肅啟奉塵，藉常紹介，至祈賜予示洽，俾內外溝通，輔翊救政大業爲禱！

卅五年五月十日

（該團中止進行函未照送。）

函十

雲水泱泱，載深忱慕！憶初來時，×公囑托殊殷，奈渠迅即飛渝，歷久未返，河內之一據點，無由發蹤指示，無由代言請示我公。有關僑運配合工作，仍有待於來日。職儘可能於文化方面發展，參同諸友，創辦南洋中學一所，又暹羅華僑教育協會，二屆擴徵會員改選，并荷推出負責。嗣是於定期及不定期刊物，頗喜爲文刊登。最近由暹方發起，邀同華方，組織中暹文化協會，彼由文化院，藝術廳，報界公會等參加，擬以蒙昭沙功親王任會長，此間則由各黨派，及教協，藝協等參加，徵求及職，共同努力；現方在籌備進行立案，遲日正式成立。茲舉果有所成，對於文化溝通，中暹親善之前途，作用至偉，工作亦實艱鉅！黽勉赴之而已。感念一介微末，拓殖草萊，甯靜操持，已成習慣，舊日遠征同儕，正多追隨左右，克奏膚功，而職也瞠乎其後；亦唯修其在己，以冀他日略有表現，不辱大君子之門，乃所馨願。適膺委員××兄返旆五羊，附燕奉候起居，不勝區區嚮往之至！

三十五年六月九日

函十一（致×公）

雲旌遙引，指日羊城，越局一幕，從茲結束，誠不禁其低徊感嘆也！向以交通路阻，聯絡中疏，僅由樹華兄一度透露佳訊，河內駕臨有日。旋由曾嘯兄偕維明先生返河，

竟滯素旺，奉函叩候，又不知曾否得達左右？時光閃速，半截睽遠，渺渺余懷，良深惆悵！

憶初來時，囑咐於此間各方面，儘量聯絡之後，再過馬來亞及爪哇一行，回頭於南京廣州晤面，意氣之盛，頓壯行色！仍仗鼎函紹介，透過同鄉友誼關係，途中交接，實繁有徒，救荒運動，亦以湊湊熱鬧。後更省委詹君蒞止，陪同宣慰，備列歡迎，在公方面，總算尙免阻越。祇以來時未奉省府訓令附文，迭上報告，迄未蒙覆，鑑於冠蓋過往，浮薄應酬之外，多不見重視，自不便孟浪擅釘名義，過別地方，致招物議；一直滯留於茲，良非初意所及料！

此數月間，甘苦備嘗，藉政治任務之餘氣，與乎個人結識虛聲，文化界中，略爲近道。而派別之鬥，時輕時重，易生磨擦，惹起是非，省府詹委員來時，卽有人進說閒話，以謂雄亦染有色彩，經莊××兄從旁解釋，事後始行相告，雄自苦笑置之。在莊兄雅意，邀同回國一行，待命的確使命，再過活動，雄以往返耗費，已成問題，對粵關係，不絕如縷，素又不善奔走，誠恐於路線走不通，侯門懸望，曳尾濡塗，爲太難過。兼自油輪頻駛，鄉里人來，劫後家園，分外蕭瑟，行屆中年，百端交集，愈益領略人生滋味，與乎負累乏趣，而又欲罷不能，煩惱心田，適成沉鬱，用期克服。凡此動向，知公深愛，無妨一併罄塵。

尊况諒佳，得時既駕，渴聆後命，示慰仰懷！某某諸兄，想均蒞止五羊，珠江月夕

，裙屐增勝矣。不盡一一。

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函十二

晴窻分綠，遙挹清徽，謝××兄飛來，爲道過往省港，時叩崇塔，並述及×公會承親詢，對維是否涉及黨派色彩問題，有所疑慮，不覺喟然！溯及詹委員××兄蒞暹，早有悠悠之口，終以三青團××兄，友情篤摯，從容釋說，旋更由總商會聘爲該會主任秘書，迄今四月有餘，支持會務，乃至僑團諸務，在資產集團之僑領間，尙表敬信有加，當不啻事實上解答矣。雄不待詞費。祇自反省，掛名府中參議，無所貢獻，歉愧殊深，初來時，於救荒一節，僑領週旋，藉湊熱鬧，還幸不致有所假借，以作局外活動。日久淡忘，自起信用，方寸可告無愧。而自一直南遊，同人不棄，從而創辦學校，參加文化團體，發表刊物文字，均其結習未忘，文化姿態，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兼而有之，是非龐雜，頗難釐定，祇當盡其在已，摒却怨尤，外間一切，聽之而已。曾於送人回國詩一首，又登刊寄懷詩二首，其詞云云，微抒一片心聲，叨屬部曲，垂後一函，似無妨一併呈獻，用誌殘痕。茲既無所効用，亦復不事假借，揆諸道義分際，合懇辭去省府參議名義，以明責任，以免貽累盛德。今後純以文化人在野身份，自力更生，拓殖文化領域，徜徉海外，容與避秦，隨緣它日，互信道生，再圖報稱於萬一是幸！臨風忱禱，不

盡瞻依。

附覆函

卅五年十一月二日

元雄同志雅鑒：接展來函，備悉一是，披誦詩什，具見胸懷；同志潛心文化工作，省府參議，既難兼顧，所請辭職一節，自可照辦。還中僑況，仍希時告一二爲盼。復頌旅祺

羅卓英 啓

卅六年二月七日

致李濟深先生信

雲旌遙止有日，翹首南天，心香一瓣！吳××先生數月駐足，促膝深談，尤每津津樂道之也。間曾參閱玉照小片，與港中文化界幾位合影，心廣體胖，式維我儀，蒼松長秀，晦鳴風雨，非公其誰與歸！頃悉腐化集團，以公不利於其統治，摘除黨籍，黑暗怕見光明，由來有是；從此涇渭畢判，大時代前頭，仍不許東山高臥焉耳。

職於去年一月間，由越轉暹，時因救荒孔亟，廣東省府給予參議名義，來相推動，抵埠，會晤諸舊日文化同人，先後來自桂林，昆明，香港，不謀而合，創辦南洋中學一所，擴大教育協會組織，均以職掛名爲其主幹。又適彭老先生於民盟南方總支部，派馮

，××陳××等蒞暹，星洲民盟代表黃×趕到，建立該盟暹羅支部，發刊民主新聞，職俗習未忘，以文會友，頗常附庸刊登，而頑固方面，已爲側目，當省委詹朝陽氏前來，遂啓悠悠之口，播爲黨派色彩閒話，相將傳達省府；職則以合則留，不合則去，在資產階級僑領，尙多敬信往旋，而省府反致歧視，殊不值得，業於客歲十一月間，逕函辭却該參議名義矣。

此間僑社複雜，不啻國內紛爭之縮影，民主人士，實繁有徒，純以刻苦耐勞精神，配合較高度之文化水準，各該部門，分奠基礎。就職所較有關係者言之：如建救總會，爲反日大同盟所改組，山吧處處，遍佈分會，形成新興勢力之堡壘。又如教育協會，所有領導各地華校，達六七十單位。卽南洋中學，經發展至學生一千五百餘人，凌厲向前，生氣蓬勃，爲私立華校中樹立楷模。新辦商報，服務市民階層，尤爲有力之言論機關。此其彰明較著者也。

自桂林拜別，倏忽幾年，人事滄桑，低徊感喟！南來草草，力短心長，叨注殷優，滿望進而教之，時賜示策，長爲我光明之前導，爲幸奚如！臨風忱禱，不盡爾縷。

五月十九日

又

十一日，吳××兄南來，接誦手示，戴深感奮！旋即偕××兄會晤諸民主人士，暢談殊歡。據某負責人表示：此間不少商人老黨員，憎惡政治腐化，不願意參加頑固集團

，亦不欲逕向左派，誠得如公及宋慶齡先生等，開明領袖，登高一呼，加以組織，收效自宏。復閱報章，拜讀公與何香凝先生及馮玉祥先生，連日發表之談話，告海外同志僑胞書等，翔實痛切，草上風披，凡諸同僑，具存良好印象，以知啓發同感之處，有足多者；一俟時機成熟，公開領導，亦定相當可以湊拍完成也。

××兄昨轉赴星洲，渠因鑑於此間環境，不甚適合，而星洲方面，聲氣互通，必更有所貢獻，適有便輪，隨成行矣。順聞。

六月廿八日

李先生示札二通

元雄吾兄道席：一別數年，耿耿未嘗去懷！忽接惠書，喜慰無量，華僑爲革命之母，彪炳於中華革命史乘，邇者，國難尤殷，得兄與僑領諸君子，領導其間，民主前途，實多利賴！頃吳××兄南來，卽在兄處工作，國內詳情，可報一切，弟况亦託而報，至希賜予指導，維獲一切爲禱！勿復，敬頌
道祺

弟李濟深拜啓

六月二日

國事日亟，民生欲絕，獨裁統治者，變本加厲，發布總動員令，不惜以國家土地主權，及全國民命，付之一擲！今日之形勢，國家與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與獨裁政權，實處於絕對對立地位，有獨裁政權，則國家與人民，實難存在；反之，國家與人民欲存在，則必須將獨裁推翻乃可，而欲推翻獨裁政權，必須集中海內外同胞力量。因派××，×兩兄南來，商洽一切，希有以助教之，爲禱！

八月十三日

懷憶昆明的夥伴

圓通山造成了園林，我最愛去向那水池旁邊，草坪坐坐，可以晒日光，看看書，這樣便把餘閒的日子支付過。歸途經過的北門街，新開一家北門書店，看樣子，很簡單明瞭，外間不容易找的刊物，像羣衆週刊之類，那兒可以商量一下而找出來。轉眼出入其間的，也不像書店老板之流，後來打聽，纔知道是李公樸等的小經營了。

事恰無獨有偶，在我近鄰的威遠街，可有一間精致的小茶館，招牌是郭沫若題標的「文藝沙龍」，門前玻璃櫺中，擺賣着新穎的刊物什誌，誰也不曉得裡面是悠閒的茶話地方。我第一次探訪去，是由國際電台的一位朋友，充當嚮導，他笑說：請參觀我們的機關吧！果然不同於一般茶館，閒雜人等，這兒是絕迹的，有的是學生模樣，和稀稀鬆鬆的文化人，他可以拿上薄薄的書刊，陪着一杯清茶，悠然自適其適，或娓娓對談，像咬嚼什麼問題似的，高興起來，還加上爽朗的笑聲，秩序是滿好，地方也清幽，自然環境，比不上翠湖綠陰樹下擺設的茶座，而人們沒有科頭箕踞那麼雜沓，這兒要是雅得多了。聽他說，每一星期間，民主同盟有個小組於此，大的約會，也就在這兒舉行。

這位國際電台的朋友，吳×彥先生，他是民主週刊十六人基本撰述之一，一面在電台當主管，一面還在中法大學教書，他的工作，相當忙碌。適纔爆竹聲响激了勝利和平，一清早，他特來拜訪，迎面就說：勝利了，勝利了，活現小孩子的天真，我回說：國民黨勝利，你們可是失敗了。他略爲錯愕一下，換成嚴肅的語調：不會的，你以爲國民

黨可以坐享其成了嗎？我們正提出聯合政府的組織，包管國民黨不能不接受，民主潮流，一定大大的成功，我時疑信多半，只說很好很好，轉爲輕鬆的不離本題的，又翻到什麼寫作的話匣子。

過幾天，一些越南同志過來商量，要由越南革命同盟會，召開一個旅滇的全越人士，熱烈回國，促成獨立運動。我以掛名指導的身份，自然無不贊成。是日先找吳先生說：請你也參加我們的大會，看看我的領導工作吧。他笑答，好的，好的，我一定參加。但臨時轉來向我關照，還是讓你完成你的傑作好了，他不參加，理由是，既假座雲南省黨部，又有各個機關代表蒞場，而他民主同盟的色彩太濃厚，恐怕一說話，會惹當地老爺們的饒舌，對於越南同志，滿望中國當局的援助，轉爲妨礙吧。我說，也好，那麼要你另一方面幫忙了。會開過，我便拉了王明芳，李濤，范明生幾個越南好兄弟，過訪吳先生，報告了一番會場經過，還要他代拍國際中英美蘇及聯合國的幾番電文，呼籲爭取越南的獨立。他一口答應，一手譯成英文，按下叫鐘，逕付工役交拍，不消二十分鐘，已把這宗事情辦妥了。他仍殷殷款留越南幾位同志，問他們如何武裝，如何組織民衆，並民族解放會幾個單位的活動情形怎麼樣？這一來，也讓我們這幾位同志，大放厥詞了。一直坐滿個把鐘頭，方始興辭而去。

從此，越南一般同志，已在紛紛地束裝趕程，我也話別了吳先生，離開昆明以去了。

和特務糾纏了一陣

入越接收，給雲南部隊佔上風，旁的屬於僑務而實含有軍事性質的本機關，退居從屬地位，橫被壓迫。而越局胡志明氏，向爲革命同盟會之一份子，因先潛入做地下工作，擁有實地各個黨團羣衆，另樹起越盟黨的旗幟，讓落後的旅居中國的同盟會和國民黨，剩下一塊空招牌。我這一來，兩邊都不着邊際，就只有以客卿態度，游蕩游蕩了。

一個灯火闌珊的晚上，碰到剛從昆明來的謝×因，他是變成糾糾的武裝了。他熱情地握手，表示十二分高興，問明我住的地方，約於明天一早，過來看我。屆時還帶了一姓什麼的華僑，說是挽他帶路的，便在一邊坐下來。老謝人是相當爽快的，他們於昆明計劃着，隨軍入越，做點文化工作，我也曉得，並且先我啓程，却到開遠等飛機，終等不到，改搭軍車，再改爲跑腿，足足花了一個多月，方纔抵達目的地，不消說，大事已定，僅有的一個可以接收的小型報具，早被人捷足先登接去了。別的什麼文化影子都沒有。他們部隊，也不需要牠這些玩意兒。他只合躺在特務團里，當翻譯，實在是沒有事做。老白呢？我插上一句問話；不錯，他也同來，今天頭暈，改天就來當訪你了。

白×浪來時，還是那一位土生華僑帶領，白把他支付開了，靜悄悄地小房間，吐露他的憂鬱之感。他帶來某先生一封介紹函，要找我的本家子兄，商量一下之後，繼續幾度來過，連子兄幾個朋友，都共吃過飯，談談天。昆明隨後又添湊一個老篤來了，更加熱鬧。可是好景不常，沉陰也不會拖延過久，這在我和子兄的應約前往特務團，已聽到

白的默默地苦澀心弦了。他感到環境不合適，他要急促的離開，又過了幾天，謝決定同老篤去搭便論赴港，而白還是勾留着，一面對我關照，要單獨一個人去，我暗地裡心知，他的一番困難，希望時間趕快過去。

不速之客的那個土華僑，闖進了我的房間，見我不在，留下一張字條，交給房裡的老方，待我回時，老方一口咬定，適纔來的，看他鬼頭鬼腦，是個十足的特字頭，留字是要我去他們的團部奉商什麼的，我當然不理。但待過了所約定時間，他又來了，我問他幹什麼？他却嬉皮笑臉地，問白先生來踪去迹，等我說不大清楚，他還硬要我，如他（指白先生）來時，好拍電話某某號通知他，意思不言而喻。我心裡漠漠地引起一陣愁雲。

恰是上燈時份，郊外散步歸來，一踏進旅舍之門，櫃頭圍住幾個大兵，像喧說些什麼，掌櫃的把手一招，許先生，找你的。我一眼看去，是雲南部隊；夾着一位見過面的文化人，和那個鬼鬼祟祟的小鬼，一起六七人，我也就大模大樣地，邀請樓上坐坐，先投遞一張名片，給他官樣的兩個，他們看了看後，禮尚往來，也交給我二張名片，一是少校副營長，一是上尉連長，統統屬於特務團的，登時小鬼頭，又拉着少校出去了。就讓識面的這個文化人，用方言和我說說，知道老白已被扣留，他本人也已失却自由，總是什麼人捏報的黨派嫌疑一回事。還暗示我，他們特來調查，你就說以前不認識算了。不一會，少校走進來了，文化人逕自述說了一遍，我不加贊一詞，大約還許是階級的對比吧，他行了個軍禮，聲稱打擾打擾就一起去了。

旅社般人，捏了一把汗，我不覺問題的輕鬆，照例，各有主管機關的，遇事須要關照，纔能下手，這其一；又老白既經落網，而老謝還在海防，尤非急急傳個消息不可。這回老方自告奮勇，等看天色微明，便自搭車去海防一走，好容易挨及暮夜，老方歸來，一天愁雲黯澹，繼以暴風雨的襲擊；拉我過了別的地方，纔訴說，如此這般，老謝也已被捕，由二個特務，把老謝夾住中間，押解另一架車上，同時送達河內，說不定兩個對照問訊，又會惹出多少夾纏來呢！

當夜便在這個易地暫住，一連幾天，仍是老方好意，不令回巢，也就在這個時間，閒着整理一些殘稿，作為後來付印的「湖上風裁」，端的值得紀念。偶於一晚回到旅舍，事有湊巧，女傭報告，今天有個軍人，一連找你三次，還留下字條，你看看吧。那也是一個陌生客，還寫過別字，分明是個老粗，但怎麼辦呢？太示弱也不行，我又只好戎裝待客了。如期剝剝地扣門，我叫進來，而進來却是立正，行禮，報告謝先生喚他來的一番經過。事情是這樣的，是某某特字頭指證他們二位，是雲南日報記者，觀察報記者，兼中蘇文化協會在昆明的負責人，和寫過印度獨立運動與甘地先生思想類，總而言之，是要不得的份子，所以移文過雲南部隊，親自扣留了。終於說，問題並不嚴重，謝先生務請外間朋友放放心。

事隔多時，再無別的消息，我已離開河內，過來佛國地方，最近有人見過白，浪，剛在香港，謝×因也在海防，自由自在，想不會錯的吧？我不禁爲之色喜。默祝他倆的脫却了樊籠，和異地平安！

悵惆話越南

越南恰稱南國之風，那旖旎而溫暖的情調，令人懷挹不盡，只要驅車去郊干一轉，就可見到脈脈的田疇，禾稻搖風，穿插蕭洒椰林，和疏落小屋，吐露些清脆的鳥聲，恍憶唐詩上「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的清穆境界。

我總覺越南是可愛的，是東方的靜美，是秀麗江南的餘衍而更加秀麗；比如女人的嫵娜宮裝，爲其文物特徵，恰是禮失求之野，我們由這些，可以覘仰祖國的多少殘痕；聽說，中圻順化宮室所在，尤其十足的中國化了。底下一般人們，雖有的偏於懶怠，有時稍嫌躁急点，但勇氣滿是有的，技巧也委實不讓人，就這樣於最短期間，播下革命的種子，讓胡志明這位天驕，匯成普遍而活躍的獨立運動來了。

誠然，越南給法國鐵蹄蹂躪了逾七八十年，一旦抬了頭重見天日，誰都有其與國般神色，只看小學生隊伍，踏步唱歌，怪動聽的。他們民族，本來就富於音樂天才，新近把歌詞改編，把靡曼的低抑的亡國之音，一變而爲愉快發揚的了，他們的口號是：甯死不再做亡國奴！也是恰到好处。

適纔僑務處長辦公室，我和個中領導者之一的黎松山君，相逢話舊，他手提一張越文報紙，很小心地動問：中國政府要和法國妥協，讓越南交給法國統治嗎？我不假思索的說，不致於吧！但蕭處長不同這個見解，他說：國際形勢，確是於越不利，而內部還是不團結，真是危險萬分。黎君聽罷默然，我心領這個借題施教罷了。接着越盟黨辦的

「新越南」刊物，逕以「我們信任中國」為標題。徵引孫中山先生扶助弱小民族的經典，并剖析所傳的條件利害，像海防劃為自由港，和滇越路的滇段歸中國接收，均係微乎其微，豈有賢明政府，不直接向越承批，轉而向法國乞討之理？終於斷然相信，中國是不會出賣越南的；一方聲調唱得激切，却另一方透露了這個消息的空穴來風。

最值得紀念的一夕，是蕭公館裡面，羣英畢集，依於蕭處長的調解完成，舉凡代表越盟黨的胡志明，代表同盟會的阮海臣，和代表國民黨的武洪卿等等，都在愉快的融和的空氣中簽了字，成為越局的新的大團結了。就在七畝湖濱，樂韻悠揚，舞態翩翩，柔和的綵燈，悠映着庭花，野艸，儘都欣欣然一陣陶醉吧。

曾幾何時，謠傳的變成事實，中法果然簽約，對越真的無領土野心了，連扶助弱小民族獨立，僅僅成為道義上的詞令了，一時人心惶惶，連華僑也在內的不懷好感了。胡志明落得忍辱負重，沿曲線持續進行，先來一個自治，再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親自赴法請命了。實在，中國可恃而不可恃，不如此委曲求全，怎麼辦呢？但激烈的阮海臣一派，却不顧一切的脫離以去了。而自此法國軍隊，長驅開入，儼然自居征服者，舊主人、神氣十足，底下一般民衆，又只有默默無言，按捺一下凌辱，衝突，和無情的戕殺；像老撾幾處的地方，一幕接連一幕地排演，暗雲一陣陣祭起，什麼是自由神像的鐘聲，這裡却飄渺茫昧得很，連夢都不曾碰到呢。

按：爾後局面還是破裂，法帝國主義者，現出獠牙爪舞的原形，目為殖民地的

奴隸政策，一直不變，而越盟黨領導下的獨立運動，也復堅強地奮鬥起來；看來局勢還方興未艾呢！

獻詞

對於進修班畢業諸同學

爲其外間的氣氛，太形擾擾，一踏進這個園地，絃誦新起的地方，頓覺心境寬舒了許多，彷彿置身一個綠蔭所在，可以優哉遊哉！

不是說，學校等諸山林，等諸逃避現實，恰相反，而是學以致用，而是把前人寶貴的經驗，傳播給後人，作爲生活生存力的把握。在進修班同人，迅即將其所學，付之實施，去向荒蕪已久的僑教之門問津，盡其一份播種工作，這最涵着濃厚的現實意味了。

恍惚好多年前，國內有句，「輪迴教育」，意思說，文科畢業的當教員，法科畢業的當教員，工科商科等等，仍是當教員，而所教育產生出來的，等回頭，又是一樣的當教員，活像走馬燈式的團團轉，堪稱「輪迴教育」。這對教育界，自然是帶點幽默，諷笑。而實，對當局的不能發展工商實業，不能因材施教，馴至學非所用的多着呢。

有一個時期，需要學生運動，拼命的鼓舞，把學生帶出街頭，吶喊，造成一般風氣，浮蕩得很，但過了另一時期，又是壓之唯恐不力，學生祇合讀死書，國家大事，用不着管，兼之黨團一類的從而統制，快把學生當成女人，通通趕入厨下算數那麼似的了。出乎爾而反乎爾，也正令人莫名其妙。

就外圍的粗枝大葉拉來，已有「興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之慨。再朝內裡探討，和僑教的特殊情形，委實更難說了。如所週知，僑社頂要緊的，還在普遍的大眾教育，以及商業工業的專科職業學校，纔是學貴適用，也纔是對策文化水準低落的僑羣，較之普通中小學的林立，更形當務之急了。却並無須乎統籌統制，強爲形式區分。實在，華校對於政府，尙不致寄存多大希望，經費自籌，教材依照採擇，僅僑教條例一些困難，希望政治力量可能予以解決，已就萬分高興了。

本來，人是感情的動物，也是政治的產物，對於當前政治社會的動態的解答，滿足於其求知慾，有時抑不住熱切的感情，發為正義感的呼聲，誰也不能認為過份吧。但學習與實踐，終竟有個距離，儘有充分準備的優遊地步，所以，教育至上，自由研究的蔚爲風氣，確是必要的了。

我還覺得，南國多少有其旖旎的風光，人們相當任情與放縱，尤其青年的活潑愉快，求知，求進步，一定不落人後，果能實地開發，把文化水準提高，真的顯出大國民風度，多麼好！就近之又近的，清淑園林，琴韻歌聲，雖在極其粗獷的，接受洗禮過來，也覺油然而浮現人生的親愛情緒，泯然以與同化了。論教育的間接影响功能，和移風易俗作用，尤堪想象。

好，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代，已成爲過去；今後呢，滿望明朗的展開，春風桃李齊開放，吹遍湄南一地花！

前奏

……春暖花開草發芽！

第二屆師資進修班，六個月爲期，轉瞬旋告畢了業；僑教萌發了一束新芽，隨時散佈到渭南處處，替廣泛的僑教當播種服務，總算於風雨聲中，於陰霾四佈下面，潛滋茁壯起來了。

我們不會忘記，這一段期間，是本會同其他教育界人士，進行所謂擴大改組，終竟遭受了毀敗。另是相輔而行的南洋中學，完成了遷校計劃。當前一般華校，漸漸走上常軌，形成雨後春筍般敷榮，却無疑的，支持度度困難，籠罩下來的經濟陰影，極少數能夠舒吐一口氣。這證明：內裏的危機，並未逐一解除，並未按照合理的步調，向前推進；有之，值得自信的，像這個師資班，一期復一期地完成，具體而微的奮鬥前途，象徵着頑強的努力！

當然時間是這麼短暫，修養學科還未夠充分，同學們也定不會感到滿足，只是一貫作風，一股勇氣，定是一面學習，一面實踐，仍將實踐了，更加反覆學習，養成讀書習慣，貫徹學問爲終身事業的旨趣，所以終竟人生，恰是一部奮鬥的歷史呢！不嫌詞費，再譜成三部曲：

我們首先要認識當前的潮流，當成奮鬥的指標，不應蒙住鼓裏，當一頭馴順的奴隸，再緩緩爬上奴隸總管爲己足。反而是，一面不辱沒了個性——自由，同時尊重了人家

——平等，放進民主的科學的進步思潮，去摧毀封建偶像的廢壘。翹首祖國我們的導師，站緊時代前頭，有如魯迅，郭沫若，黃炎培，茅盾，乃至全國文化協會般人，他們的言論丰采，不是已經指導一條光明的路綫了？又豈無聊的肥腸厚腦之流，祇知諛媚取悅權貴，根本談不上精神食糧，所能妄事干涉的麼？

認清潮流，因以確定個人的動向，和人生觀點，是進步或是開倒車？這要起碼是的應有準繩了。往下接着一個問題，却是爭取優良的環境，以做馳騁迴旋的園地。比如，法西斯氣氛太濃厚了，低級的趣味薰染，紅帽子滿天亂飛，隨便加予壓迫，毒害，委實不成樣子；「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不能夠好好地創造，偏忌妒人們的進修成果，一邊又不服氣的抹煞爲「門羅可雀」，一邊却大驚小怪，生怕教育文化團體，儘給把持了；我們雖則不與計較，可是多少蒙受一陣惡影響，留下不良的印象，總不是事。最要緊還是教牠滾開，儘量擺脫，騰出一片乾淨土，自由天，陶養清淑的心田，配合充份有利條件，那麼，順理成章，業績自自然然地呈現了。也就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光明面委係壓倒了黑暗的一面，那冥頑不靈的廢物，終竟會給澎湃怒潮所推捲覆沒了的！

還有一着特地中明的，就是加強主觀的努力，去克服客觀的困難。看看當前的逆流，還相當暗惡，不但煮鶴焚琴，熟視無睹，顯出獠牙舞爪的原形，并把中間公正人士，一起厄殺纔快。這樣一來，端合提高了警惕性，擴張其正義感，佈滿萬千憤怒的火把，釀造新生自由的鮮花，且卑之無甚高論，就如學校這回，儘管風雨如晦，誣鑣，破壞，封鎖，交逼而來，但我們純以不變應萬變，以認真作業的成績爲解答，務使一般家長，

目睹子弟回來，一樣着着實實，勤習功課，不致荒嬉，也不致對起家庭有什麼不敬的地方，於是而流言止於智者，事實勝過雄辯。這麼一力挽住狂瀾，爭取僑社的同情認識，是頂可珍貴的，是應該持續把握的。憑將刻苦耐勞的精神，演為嚴肅正大的風氣，展開一道光明，與乎一支新生力量。

滿想教育離開政治，但也不便離却人生，就廣義而言，該是貫徹了奮鬥的人生過程呢！這當兒，尤其不應逃避現實，也許大可美化人生，把調子放輕鬆些，一番莘莘學子、一往脈脈追求，殷勤陶冶，春暖花開草發芽，多麼的綺麗清揚，富滿了新的血輪，更富滿了氤氳生生氣息，這度就更算破題兒端出第一聲吧！

綠陰漫話

綠蔭修影一絲絲，微雨薰風絡在斯，
寄語園丁添護惜，落花將去作春泥。

就在今年這個椰林風下，紀念古老的教師節，可是七年封閉以旋的一個新紀元，是接着勝利，和平，親善，團結，一連串聲中的佳日子，怪不得斯文人物，分外的興高彩烈哩。

當然僑居異地的，合有特殊的環境和需要，新生事業，也不是一蹴即幾；眼看一般藝苑園丁，總在辛勤地披伐荆棘，剔除蔓草，去播種桃李之芳園，凡百都是伊始，還待努力，那列在教育條例的障礙物，就有待於外交途徑去清理，去爭取一個完滿教育子女

的自由；其他師資，教材，經費等等，所需要着眼着力的地方多着了。

不容不認，一切締造維艱，葺補工夫未遑，這地戰後氣氛，委實並未甯息，儘在覆雨翻雲地擺佈，況兼不景氣挾上災荒，把週遭環境，緊緊地籠住，教你生活上，精神上，都要感受無限的苦悶，壓迫，不讓輕鬆地舒吐一口氣，好好地安定過活，以便獻身神聖事業；却反而時刻担心，好像門外大有人圖儼，一般人事糾纏，一番藝林黯影，誰爲爲之？孰令致之？祇有天曉得！

早經高明人士提示過來，華僑最好自成一個單位，保持力量，對於祖國政治，但取監視督促地位。那麼，以言僑教，尤其理合「超然」。不要混入政治漩渦，而政爭魔手，也勿來拉扯，騰出一片乾淨土，自由天，讓活潑的下一代英材，儘情地以樂以育，套句名句：「救救孩子吧！」我們猶然要向袞袞諸公，這度祈求！這度爭取！

滿望在恬靜的樂園，祓除不祥，儘欣欣向榮的情緒，去採行教育政策，去接受世界潮流，更密切伊邇的中暹文化，導入交流，國民外交，益臻親善，這兒就算一曲前奏了吧！

漫 想 菁 菁

老曹詩人，於樂育人才這邊，托興在「菁菁者莪」，看它春草碧色，欣欣向榮的姿態，令人油然而生一番美感了吧。有句倒轉運用「種樹如培佳子弟」，也合是微雨溫風，曲盡天心調護的一回事。

雖然學問是件苦工夫，掌教席的，尤多少存點嚴肅意味，但基本却須建築在愛和樂上面。儘管擁皋比的儼然大儒，也要「卽之也溫」，相對有點溫暖，透露了整個杏壇以生生地春之氣息，所以謂「名教有樂地，園林無俗情」呀！記得孔老先生道過武城，觸耳絃歌聲音，知道他們的教化起了作用，不覺爲之莞爾。又一回表現得更加酣暢，同情的他的老門生的提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那是多麼浪漫和優美的情調，隨將意解神飄！誰道古聖人專坐冷板凳，一樣槁木死灰而已矣嗎？

真的，和平養無限天機，那麼清淑的心田，優良的環境，才能夠養成一片天機活潑而愉快，一切尋求事理，也才有個把柄，有其着落，好去領略栖遲，浸潤而無間，或者表而出之，向活生生的人海週旋學習，也定其具在我，大可以擇善而從，不至失却張主，受外間所支配。好像衆楚人咻之，於其情緒焦煩，學習斷斷不會成功的了。又像內裏發生毛病，同在老師當前，而一心以爲有鴻鵠之將至，思援弓繳而弋之，這一來，也定幽言者諄諄，聽之渺渺，根本沒有交關。總之，緊要關頭，端在主客配合，一以貫之，換句話說；可要找個較適宜於淑修的讀書環境，從而集中心情，迎頭趕上去吧。再申說：合有個自由發展的新天地，而對那不自然的統制，黨化奴化等類法西斯氣氛，可就不堪承教了。

回轉話題，詩人對於化民成俗，而譬如風，猶之說，這一陣和風，一陣驟如海風，

而恰好自北南，有的挾策南來，也勝似南風薰兮，吾道其南了。偶吟臆：「春風十里揚州路，盡捲球廉應不如！」又「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和「岸芷汀蘭，郁郁青青」，湊上「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一連串的尾尾（女旁）詞調；近徵南國，這兒黃金半島，尤其有的是，青葱未艾，滿徑綠陰，人在其中，魚戲其間，怎不優哉遊哉，一直忘憂卒歲呢！但我正低徊求之，形諸寤寐，却始終茫昧得很，尋不着個中美夢哩！

還有，先生們不甘落寞，早定六月六日為教師令節，可是在抗戰期間，把牠改掉了，大約六月六，不比三月三，那麼清新并叶吉祥，改了才對；改成八月廿七日，叨着聖人之光，也以顯示師道之傳，由來已久，漪歟盛哉！

蘋繁沼沚薦清香

從文學觀點上，以看看壽序一類的文章，都覺不很起勁，連大文豪韓昌黎，歸熙甫，都爲了集子裡多了這一些文字，令它不少減色；就說詩經上面，那些雅頌皇皇大文，何如國風勞人思婦，花鳥蟲魚，來得生機活潑，生趣動人呢？

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非關人情偏於殘缺美，而忽略了健全的美，不過像煞價事的近乎頭巾氣，有點那個罷了。比如說：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舊鄉，歐陽修的讚美，未曾不夠地，而總有其清新之氣，迴旋蕩衍於其間，多少令人體會到一種風標，恍然生起感想。本來一個成功的果實，讓它橄欖似的回味，滿覺味甘，步步踏實過

程、參互客觀印證，得之匪易，愈覺一將功成之可寶貴，也遂不致於居之不疑，躊躇滿志的虛誇，而爲堅強地，那麼疾風勁草一般，演進而爲蒼涼鬱勃的氣度，所謂木雞養到時了。

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不是過來人焉犖胸懷，那容有這般吐屬，孫中山先生畢竟是負乎不可企呢！記得廿年前，有某一家雜誌，稱贊過孫先生，不說別的，却說他留給一件美術珍品在人間，可就是他的像片。因爲中國人繪阿懦弱，寢成風尙，一向流爲梅蘭芳式的愛好，連骨頭都軟癱透了，得孫先生這個俊爽之風一振，不是大大地改觀了嗎？也就是說：聽慣了十七八女郎紅牙清唱之餘，加以關西大漢的鐵綽板，亢歌大江東去，那才爽然大快人意表呢。

如今某公六十壽辰，如照比擬的話，那麼，以其剛德邁往，百折不撓的精神，個性無限堅強，恰是雄風健兒，黃魂華胄的特徵。以此，整肅一下典型，作算肇述孫中山先生留給人世間珍貴的美術品那麼似的，也就夠了。當然見仁見智，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大人物是多方面的，讓歷史家去緩緩咀嚼，下註脚，橫豎某公可是不世出的人豪，無妨聽任蜉蝣去推撼，也不須游夏之徒的多贅一詞。

我仍覺得，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把話頭再縮小了來，便成爲對當前炎荒溽暑的厭倦，讓塵勞，讓煩囂，和熱鑼密鼓的喧擾，收拾以去；剩下靜寂的心田，播爲漁樵的閒話，定較疏落，雋永，爲有點情致。不信麼，且舉個羅斯福爲例，在他的爐邊閒話，大可話出世界大題材，但却不願意戴高帽子，那麼儼然神氣，申申而道，還是出之優閑

情調，不着邊際的漫談，勝似風月無邊，今夕只談風月，他的神秀，意勝，遊刃有餘，煞是大政治家的風度。

留得清悠滋味在心頭，於以采蘋，于沼于沚，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一樣流風餘韻，在人，在乎山水之間，何必形而下的金碧輝煌，例同生祠陳設，然後爲麗，爲美，而頂禮膜拜乎哉！

一年來僑社動態的透視

我來暹較遲，於和平實現後，一段人心浮動，社會惶杞不安，演成嚇詐，衝突，血案等等暴風雨的襲擊，總成過去了；劑下一些痕迹，像中暹混合保安隊的機構，也就不久宣告取消了。時下較顯著的動態，就是人們視線，已多移向祖國的災荒問題，掀起一道救荒運動的掀然大波了。

聽說救荒救家鄉的集會，老早就在醞釀組織，直待省府羅主席於重慶未赴任時，交給馬參議燭榮一封公函，轉給王甦先生「郵差」帶到這間，於是而業經準備的一個預會，暫告保留，以讓大面子給省府，好像公函到了纔應命組織了般的，這自無關宏旨。所憾是，經接頭合攏開成的一個會，首先就爲了意見龐什，登時分開成爲兩個單位，一是接近官方的糧荒會，一爲在野似的建救，兩個分道揚標，拍演都很熱鬧。

接着，我纔於河內南省府使命前來，先向蕭×先生請示，是不是兩方面都去聯絡？他坦然地說，在廣東人公共立場，做救濟慈善事體，是無所用其分門別戶的。好吧，我

就一直和人家週旋，稱贊大家的努力成績，當然說不上什麼推動，要以湊湊熱鬧就是了。看看一般僑領，也不會嫌其多事的。至建救方面呢，另由一個學生引導去採訪，恰巧碰上舊日於桂林混過的幾個文化人，就在內裏參同負責，這一來，由公轉到私，談吐自覺方便，也更瞭然於其內容，是由大同盟之類的改組，到處都有分會，也尙着實而平常，不像外間所傳的那麼特色，不過外間渲染還是有的。又如春節舞獅發生衝突了以後，也還不斷發生磨擦與糾紛；儼然形成僑社的兩邊壁壘。

適維主席由渝三月一日來電，呼籲於糧荒會第一批賑米四千噸去後，請再配運賑米三千噸，一時糧荒會尙覺爲難，兼以第一批發生保升事件所影響，咸抱謹慎從事，須待召集僑團大會，再爲處理。我因別出心裁，逕函呈報，請由省府明文給建救方面，加以勗勵，并代解決出口運輸等問題，三千噸米額，便由其負責好了。旋再對建救方面關照，他們一口贊成，經一度會議決定，仍自投呈省府，附拍電文，照上緣由去聲請在案。還很樂觀地估計，這一節辦通，將來兩個救荒團體，儘可由省府所派人員，促成合作，歸於一起大團結吧。

可是，省府對於該項公事，不予致覆一詞，休說更大計劃的進行僑社團結那麼事體，時間漸漸沖淡，對這個希望，也遂成爲幻想破滅了。我極自量力，人微言輕，不在話下，嗣後省府特地派出詹陽委員，走馬蒞暹，并和建救會長蟻君親自談過，他們也正進行回國放賑這回事，但終無法替他解決困難，現實事情還是未克。再後來糧食部派來

陳錫襄司長，着意組織募捐會，協助救濟，大可以向盟方說話，和支配賑米運額了；建救而從請求，分給若干噸米數，由其効勞，經他答應照辦之後，依然內裏不知如何阻格，公事等諸具文，一直擱置下去，成爲僵局。建救方面，於此路走不通，也自別尋出路，先後得到陳嘉庚，彭澤民，何香凝，宋慶齡，乃至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華南救濟協會，汕頭存心善堂等的聯絡貫通，匯款救濟，也改由這等方面派送，無疑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那麼氣氛相投合之下，聯成一條在野的自由民主的陣勢，和擁有相當力量的據點。

我深深地體認到：官方和僑胞之間，一向是不大密切的，所有關係，十九就在錢字上面，僑方應付國內各種各式的募捐，老實感到厭倦，所謂再而衰，三而竭，人情實在也難怪得。就說救荒一節，那時一般感覺還新銳，有錢出錢的纔屬於首先的第一二次，商情也未見得壞，大都不感到棘手，尤其開宗明義地對和平初展的家鄉，劫後瘡痍滿目的可慘，盡一分餘力，救活一條性命，題材較是清醒，又是僑社甫告安定，各屬僑領初歸集合，舊日地下工作的固有集團，也正適合換一部門，以做努力的機會，同時以爭取各該領導權，所以，在這客觀條件反映，與乎人們內心需要當中，救荒風聲一播，便熱烈澎湃地發動起來。完全是一個風氣，一種潮流，不是任何私人作用所能爲力，更絕不是虛有其表的官方委蛇，純就上層會所客套酬酢的所能助長於毫末；怪可憐的買貨然不求甚解，一踏出國門，便以爲什麼了不起，受人過份供養不計，還把人們的血汗數字，鑽入個己的功名簿，夾上苡米似的佳珍返歸，厚臉皮未夠太難看哩！話轉頭來，僑胞繼

自動的救荒組織，還有陳錫襄氏的募捐會，由中央正式委派僑領二十餘人將其事，但這個已有點尷尬，各僑領頗真有一「聞封而喜，聞募而逃」之概，待及陳氏回國，這個會所也讓塵封，連結束會都召開不成，一任無形蕩散了事，所有在陳氏面前認捐的米包，更懶得完繳了，令人啼笑皆非！也好，這個合照給國內的大人先生們一而臉相看看！

同時，尤痛心地認識到，僑社輿論，太不健全，有的簡直失却了報格，那麼浮薄的，躁妄的，無理取鬧，一味潑婦罵街般叫罵，用以取悅於其同儕，對事毫不負責，儘管倖倖然造謠，滋事，誣蔑，中傷，唯恐天下不亂，唯恐僑社有一個完人，滿以為這一來，人纔懼怕，可以造成了他的權威世界。又適這是寄人籬下的異國，法律解決不很有靈，社團更是空虛沒有制裁能力，不是僑聯會的裁定，還咬上僑聯會臭罵一頓麼？經牠一手組織而來的好意召開，不是反唇相稽，以為「咄咄怪事」了麼？這之間，文化水準委實太低，任誰一件不負責的造謠慢罵，也仍有人當真，恰恰合其低級的胃口，這有什麼辦法？由這一來，從而洋洋得意，意氣用事太盛，是非理智蒙蔽，什麼蠻橫的口號都可嚷嚷，任何下流的場合，都可參加，指揮，運用，祇求目的而不擇手段；而事實上，那有這般如意算盤？有的以牙還牙，有的逼成鬥毆，有的雖不見行動，而憤怒到極，訴諸有良心的朋友，多少透露一陣惡氣氛，一股怨毒鬱積盤旋着在，總不是好現象。眼看這個現象，正在日形伸展，隨着國內政潮，夾雜外交逆轉，各門法寶，加重困難，醞釀着再度暴風雨的前夕，隨時可以爆發！

接連事件，越弄越糟，僑社形勢越呈動盪，地位越降低落，內裡脫不了經濟關係爲中心，爲其動力的根源，問題的癥結。南洋本來就是資本社會，資本支配了一切，舊有的經濟集團，新起的公司組織，滲合官僚半官僚的作風鬼混，活現五花八門的妙致。說不定會有官僚資本，向華僑市場壟斷起來；像抗戰期間國內幾個大城市，給官僚資本支配了金融一般模樣；雖欲單純的在商言商，已不可能，誰則不感到苦惱，誰則不感受無形的威脅，壓迫，而惶然於什麼漩渦和背景的相臨，隱隱有人，呼之欲出了麼？這個姑不具談。且說當前救荒事項，嚷嚷也都倦了，填補這個主流，換合僑胞口味的，要算教育問題爲最當行的了。當然動機純全爲教育而教育的，還佔少數，比較苦幹的，願爲教學奠基礎的，却不被某些人貶爲「門可羅雀」，實在情形是不是這樣，他們可不在乎，他們是只顧門內有人，門以外無物，更絕不相信外間大有其人，會比門內奴才高明得多；讓僑教的新起嫩芽，無端遭受這些人的毒汁噴害，可是太不合理的。再如山巴處處，學校當成營壘，機關，誰攤得學校，誰像是佔得領導權，各該支持經費，並不見得若何充分，一般私立無聊派輔助的，更加苦惱，不景氣已經來臨，籌措愈不容易，辛辛苦苦而來，匆促創辦於僑教七年荒廢的廢墟中，根基脆弱已極，倘經外面一陣雨打風摧，無法進行交涉強迫條例之類，那杏壇春盡，定是憔悴飄零盡致了！

至教育界團結問題，我已舊有教協掛名負責人，就數月間進行擴大改組的經過，無妨略爲說明：實在教育同人，還是畏事，怕惹是非的多，就事論事，也無何成見，就所有籌組的十七人，開過無數次會，尙無一次意見衝突，截至主席團聲明，對「取消中正

學校一些選舉票，會方並無不合」之日，還是無何意見發生，而突於翌日紛紛宣佈退出解體，在外間看來，真覺太突然了，其實正因外圍的忌妒氣氛，這來一個尾巴，那又一鼻孔出氣，不負責任的亂彈，誰也想避之大吉，心事法弱，頓起疑團，這個那個，還是被罵的對象，不敢放心接近，於是而色彩恐怖病，鬧過了滿城，沒有互信迴旋的餘地，充其極，就只合極少數的自號中間人，包而辦之，纔得避免嫌疑，而多數人眼看他們不當之爲善類，忍讓也自有其限度，到頭還是自掃門前雪斯爲愈了。往後大使館想就外表斡旋，根本如果不能解除籠罩的氛圍，壓迫和中傷，誰也不願意再多事的。即教協同人，也當然敬謝不勉了。

這個年頭，說話真不容易，你有公理，他有婆理，形成了是非蠶起；我想，還是各行其是，道並行而不相悖，保持了人與人間應有的信義道德，暫時相安下去，各自分途發展，以待將來春和景明時，容有機緣，再進行大團結。眼前縱不能有所貢獻於人，於所在地的僑社，但至少也不應惡意的忌嫉的破壞，使之同歸於盡；心地放放寬了吧！朋友有朋友的忠恕，政爭有政爭的風度，宜勿錯認了對手方，連在山野的羊羣，一起當成敵人，而奮鬥而截擊起來，顯示唐吉訶德先生的威風呀！我這再正告居高在位的先生們，觀人觀其所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古有明訓如斯，印證到當前僑社，比對數月前的動態，是好還是壞？是否有些得力於諸公的領導，各該業務的臻進繁榮？抑還是心勞日拙，在暴力政策之下潰退了，就同國內大致上不能夠以武力統一中國一個模樣呢？時代的齒輪，爭向自由醒覺推趕，尤其海外的潮流洶湧，一般感覺觸覺，總較銳敏而

機動，不容禁錮在一個圈子裡，努力邁進，多少有其同情，有其新生的聯合陣線，自由民主的新天地，乘着惡勢力不易侵襲的居留地方，眼看融和的炎荒花草，黃金半島，就勝似第二故鄉，純站住隔岸的一個單位，好在領略優遊，展拓大自然的懷抱，溝通兩族的文化交流，也許對於人生和對世界的貢獻還多，還有意義。我是這樣的期求着，展望着！

按：前文發表於建教總會週年刊上，爲時迄今，又差不多成年了，往後的僑社各該動態如何？合再從詳檢討；可是這個課題，已經不感興趣了。

一般上說：一年不如一年，一蟹不及一蟹，商場的逐漸陷入不景氣，經濟起恐慌，處處都要蒙受影響，人情也就比較淡漠多了。眼看出入口商叫苦，跟着匯兌業傾頹，一時的商店倒風，勝似一陣暴風雨！有的肝火衝動，破口大罵其「喪品」，又有播爲傳聲筒，不敬國幣，水準低落，正義消沉等官腔，當然也惹起一番反感，一面反唇相稽，恐怕沉和落的善狀，恰恰爲夫子所自道也！

一個新起的經濟集團，可以拉攏許多人馬，聯甲倒乙，施展手腕，把將一面威脅，一面利誘的套數，操縱其間，舊有陣容，呈現錯綜分化了，忠實同志，特地投扣異黨老板之門，鼓其如簧說服了，封建的地方色彩，渣滓殘餘，無非變成趨時的新風氣了，如此這般，都是令人不很愉快的。

光明面的力量，可未見顯著進步，還是自和平過後，那個狂飆似的高潮褪下去了，大家都在潛伏着。而今，誰都有其生活忙，有其社團經濟不夠活動，也就是一般不景氣

的籠罩所苦惱了。所以，繼抗荒之後的水災饑賑，這兩兩邊都不見得起勁了，雖則時初還意識到爭取什麼領導權，但經不過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內戰貪污等惡氛，因而不甚踴躍地降為低落了。

黨派之間，實也鼓不起打硬仗了，儘在密雲不雨的陰沉沉之中，情面越撐越距離，意氣更加不可響邇了。只要狹路相逢，目睹對方人物，便覺厭惡溢上心頭，至於是非問題，已不在話下了。誠然，內戰方酣，勢不兩立，除非拚個你死我活，纔有話說呢。這一來，僑社的團結話頭，最好免開尊口！姑退一步，勿相侵犯，各自發展文化各等工作，儘把服務僑羣，當作無形競賽，已就夠了。

個人因為太不爭氣，參加社會工作，絕少絕少，漫無心情去分析，去如數家珍了呀！這些補綴，無非雜感衍文，也只好就此擱筆。

雜 寫

一：叔夜

一入幕夜，天氣總是悠悠涼爽之至，恰像清和四月的江南風景好！

白晝爲其太悶熱，人情也覺染成一樣煩燥而急促，甚則酗酒好鬥，活現個野蠻時代那麼倖倖小丈夫，或者沖昏了頭腦，換成懣懣倦怠了。因有人說：像這般終年如夏，沒有四時交替，沒有刺激過腦神經，生活上委實太板滯，近乎麻木不仁，我也愛作如是觀。

街頭人物，急忙忙地幢幢過往，很少找出一些閒人；又誰知閒情雅致的大有人在，大有充分時時，祇看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了，而也不必待至風雨聲，已就把炎荒殘暑消褪了，送上些荷淨納涼時的優美情調來了。真的是，昔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俾夜作晝，消受那個不夜天，也許不儘屬荒唐的吧！

二：莫等閑

樓下臥薪樓上舞，可知俱是不眠人！兩個方向的發展，各各呈現了他的人生觀，支付了他的整個生命力。只是差之毫厘，便失以千里，便成功失敗以判了。但仍可見各人生命力的充沛，一邊是刻苦耐勞，一邊是沉酣享樂，總之，各有千秋。

頂可憐的是，奄奄一息，持不起勁，變成爲神經衰弱的懦夫，或是白痴般的心死已久，比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懶散散地一些廢物，雖在度量寬宏的聖人，本來不責備人過於苛刻的，也還是看不過眼，把這些人搖搖頭，嗟嘆氣，聲稱沒有辦法——難矣哉！

三：深尋自覺分曉

有個好爲人師的，盜襲那三日不看書，面現僞俗相的一套，却引用了字句不符，成爲生硬不順口，讀不下去之外，還加添一回蛇足，什麼手不摸摸書，口不唸唸有詞，都俗，都不可救藥了。其實問問先生：「出詞氣斯遠鄙倍，」該作何解？昔人於修詞立其誠，誠於中而形於外，無不痛下工夫，以免陷於粗獷習氣，進而爲氣盛言宜，也纔斐然

成章。而這位先生，恰恰未捫及秀氣，而甚俗態可嗤，一樣委瑣形骸，只是他不相信鏡子罷哩。

我想，口頭禪中什麼用呢？在那深人無淺語的對面，也就是淺人無深語，狗嘴長不出象牙來，憑他淺陋的立場出發，壓根兒不曉得什麼叫讀書，硬把讀死書，讀書死，常成一頭蠢驢，鎮日里在臭艸堆中，教牠嚼嚼以圖溫飽，並不離開槽子半步，這算什麼意思？普通一個人，儘在黃色新聞雜誌兜圈子，所得幾何？怕不使其人的靈性完全窒塞纔怪呢！

如何調劑生活？如何靜裡深尋？能夠確實有了心得，並且天機活潑流暢，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永無窮匱的一派源泉，那纔沛乎莫之能禦呢。也正是個人進修上應有的事，終身由之之事，像梁任公標出的「養成讀書習慣」一語，為庶幾近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和疎落得野人之趣，合是註脚。這般消息，可不會給他們知道的了。

四：人在蕉林浸月光

蕉林映上月亮，白晃晃地神色清絕，人在當中獨立，也叨着分外瀟灑了！

每覺青草地，紅花前，少小人兒，戲耍臺堦，為有點兒生趣；奈人事靡常，一推三宕，已到了老大的荒漠地步，再回頭，園林春盡，管它鳥花啼風，也勝似耳邊風，一陣拂耳過却，絲毫不曾撩觸及性靈深處，引起共鳴共感，更那有恬適心情，去閑看兒童捉柳花呢？

一丘一壑也風流，儘向大自然的懷抱混進，青青草地，也都光景移人。不是麼？只看搖風葉綠，添着蕭疎細雨，月色還是溶溶，今夕蕉園裡面，就顯得十分綺麗了！遙憶峭拔的獨秀峯前，一個雨餘悄悄的夜裏，獨去漫步栖遲，引領峯巔，正適行雲河漢，淡血疎星，滿園却是蕭蕭風葉作答；因微吟「月溶溶，風澹澹，雨瀟瀟」的調子，猶覺一陣悠然神遠哩！

五：殘燈思舊事

殘燈未滅，和茅店鷄聲的滋味，合在這個晨朝早起，重新一度傾略着。

月色臨階上，鄰兒飢哭聲，炊煙人起早，喔喔雞聲頻。是個粗枝大葉的描寫鄉村小景，也是我的習作詩句，往後可就無端傷感，不同元音了。

記得一回寫着：草房寂寂月華明，影掛銀河夜氣清，爲有閑愁消未得，起來痴坐數殘更。又：花徑顛搖風有約，春墟斷續犬吠聲，露珠沾濕涼侵履，何事村前村後行？再憶句，明月前溪後溪，都有點撩人不可聊奈似的。小小多愁，應否禍根，不必過細咀嚼，祇是低徊往事，渺渺殘痕，簡直成了隔世的樣子！

六：晚上是樂園

池濱一片草坪，歇息着，涼風習習地吹，就好像玉簫清引，引人到了遐思；端合觸及的是，「冰肢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的韻調。至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等句，還嫌太粗糙，而不夠熨貼了。

實在的，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一種境地栖遲，原只合訴諸感官，訴諸直覺，大可不必爲外人道呀。我真蒙住埃塵，心扉一直蔽上厚膜，偶然落得一個清涼境界，也滿不知所感覺，所懷思，和什麼詩情逸興，心心交印。却老是疲倦之餘，拖着一條懶洋洋的影子，納頭便睡了事。待抬頭，細看看，綠燈點綴高低，人在斜風輕拂，衣袂翩翩，可有綺年人，喁喁私語，不知有淚，無論魏晉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紅燭照新粧；唸唸來好些輕盈之致！

因想祖國的那些草地會，桂林和昆明處處，都要遜色多多許了。

七：一局分明再來一局

盛衰興廢之感，剛在同一地方，吃過喜酒，也送過離筵，好個人人事靡常，尤其上了年紀的人，愈覺有世故滄桑之慨。

坊者王承福，替人建造華屋園苑，却於轉瞬之間，主人勢敗而查封而易手，或者頽燬以去了。真是炎炎者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誰敢担保一成而永終不變呢？還不是其進銳者退也速，冥冥中，盈虛倚伏爲有數呢！

鳥之將，人之將，在浮華外衣卸盡，方纔赤裸裸地顯示本真，像淚洗過的良心，就是十分清淨。古今來卓絕而真摯的感情，都於此間認識認識。秦穆公兵敗於殽，遺留一篇懺悔誓詞，琅琅音愜，俾刪詩書的孔聖人，也須讓給他一席地位了。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但願哀兵得勝，來日方長，憑着洗盡史的，正不必太泥於情感感傷，那兒感情用事，委係太脆弱

哩！

八：吊鐘花及其它

聽說羅浮山一個住持老和尚垂將死了，他的一些小沙彌，哀哀哭訴，怕以後生活，煞成問題，糾纏得不開交，老和尚一陣醒轉，纔告訴了他們：遍山有的是吊鐘花，恰在年關含苞待放，這些小花卉，浸過水，也夠活命持續地開花；便把牠莖莖砍下，獻給過新年的施主們，當成瑞花意思，總不吝嗇一份代價的。這麼演成一番慣例，年年於除舊佈新時光，人家都去市上買花，移插花瓶，吊鐘花可是最當行的了。

從極壞的一個聯想，老頭子倒下去了，那些老妍頭，小媳婦，都爭着搶了他的遺產，怪難看的。當然和上面的有點雅緻，迥乎不可同日而語。但純從唯物的生活上估量，那麼，生計迫人，委實嚴重極哩！一些低能兒，無力解決自身問題，全靠依人吃飯，一旦靠山或冰山倒了，他的顛連失所，無辦法生存的懦弱性和尷尬相，斯真可憐煞哉！

南風話片

我於教育爲門外漢，雖則初出校門，也曾教過書，那時年紀還輕，和學生不相上下，大家摸得茫茫然；而且跟着「五四」狂飆時代之後，不自覺地花兒草兒呀，大談其新詩；由今追憶，當然幼稚得可笑，也等於虛無飄渺的一回事了。

去年春初，偶然一個機會來邇，有感於郭天任先生的幾句話說：以謂，我輩已無工夫任教職了，也惟從旁做些輔助工作，好讓朋友們完成功果，不禁爲之肅然！在郭先生自然流露，委係個人謙虛，但一片冲和懇摯，這麼成功不必自我，恍然一樣武訓先生的作風，也正是無名英雄的本色哩！

南中就在他們這幾位七手八脚地湊將起來；他們都是無名英雄，都是手無寸鐵的文化鬥士，好幾個早在桂林結識，牽引連類到當地的幾位游擊教師，一見面，拉拉手，都靠得上朋友相信，還以我馬齒加長，在我們的禮義之邦，對外就讓老大頂名好了，這也無關宏旨吧。

眼看南中一天過一天地茁壯，舊校因爲「門可羅雀」，某些人的詛咒不靈，委實還不敷分配，只得另行擴充，又是仗這般夥伴，經之營之，把個新校舍構成，搬遷過去；這就是現有的粗具規模的南中，適纔桃李滿園，一年春事以屆了。

和平不可分割，一語道破，由於國內的不和平，不民主，不真正統一，影响到海外僑胞，蒙上一陣灰黯的陰影，的氣氛，人與人，和交互事物，也很少情理可講，援句舊話，恰所謂「乖氣致異」呢。文化教育事業，在這個不幸氣息中滋長，兼之本身先天的脆弱，夾上條例箝制，當然困難重重，一切一切，有待於自信力去衝破，去剏造一個樂

園，而且不容漠視外圍的國家大事，一向以爲對政治沒相干，而實却是息息相關，讓它認識認識，總是必要的。



朝有媿阿之老，會使靡靡從風，昔人已就人格教育，三致意了。我真不解那奴化黨化般人，和日伺候於不義財富者門下，而自詡得計的，會不會詒學生以羞恥？我們南中，這個庶幾免的了！那建風運動，雖尙平實無奇，而同學們活躍表現，頗有凌厲無前的風氣，值得自信自傲的呀！



我仍像一個觀衆去觀光，去祝望，心情滿是恬靜的。記得一個差不多的故事：那是民國廿七年間，廣東有個民衆抗日自衛團，潮汕分屬八九兩區，也就是暹華這些同人，四出奔走，回去在八區的，創辦南僑中學，在九區的，組織了一支華僑救護總隊，該隊，我初是參同籌劃，另再出洋，待領星洲一批人馬蒞潮，已經蔚成百多名，戎裝齊整，列站歡迎，負責人很高興地說：你看親手播下的種子，却在生根發芽，衷心也覺滿慰吧！我無言可表，祇是有點惘然，像詩一類的懷感；夸大些，可便似桓溫出塞，見到昔年移柳，遍地合圍，因以有「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引嘆了。英雄事業，畢竟不凡，那麼激越地慷慨悲歌，怎敢望其項背？不過，士大夫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未泯，纏綿悱惻，近乎脆弱，也許不無點點；勉強換成強調，用以自解的話，合套句：南凌恰笑人如燕，何處溫風不再逢！

後記一

滿擬於行動上有所表現，隨把筆硯的工作拋荒了，照三日不看書，面現僧俗相的說法，那我真當自顧懷慚，省識到內裏的荒漠，悲哀，而無以自解。

人是政治的動物，逼華也好說是祖國的餘緒餘波，多少要受到國內的影響，所以，勝利二年來，民生越苦，政治越糟，弄到漆黑一團，腐爛不堪收拾的地步，的氣氛，跟着逃難似的新唐客，侵略一般的特種人物，帶進了這間，加重了僑情的不景。和不相安的岌岌態勢，從而個人業績，也感受到四面夾攻，依然要度其苦悶，徬徨，與乎苦苦的掙扎着！

不曉得庸人自擾，要擾至何限度？比如前些時出席某聯會某大會的，竟有堂堂官方，致電後台，捏稱其為某黨某派，或和某黨某派有勾結，企圖作政治活動，須要加以監視等爛說。又像某一員新貴，對人侈談，異黨的末日快到了，等他們派出大批特工，通通可以捉回國去了。前者是活見鬼，後者却連國際引渡的常識都沒有，要是當局用作貓腳爪的話，那頂好！對於僑界的和平團結，已就奠下一塊礁石，更那里談到政爭風度呢？

風波激盪，煞是火坑、往日的友情麼？可在筋脈偕興的傾軋下拋棄了！人與人相與之間，都有個善意迴旋的餘地，何苦焦灼自焚，根本不容許人存在呢？除却一手封植的爐下弟子之外，別的總是不行，總不放入眼裏，如其稍稍吐露情實，伸張正義感的，便

無論什麼有名學者，公正老人，都同國內一起加以誣蔑，打擊，不可理喻的鬥爭，這個究竟有什麼好處！只可謂人生道苦，世道人心，於是乎浮現了一大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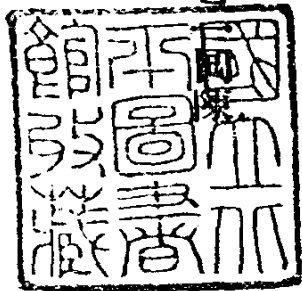
後記二

這個小冊子，編成已久，也因不當成什麼，懶得將羅印刷費，一直擱置行篋，飽吃塵埃，由今覆閱，更是明日黃花一例看了。

修己未遑，何暇與問是非閒事？愛玩火的，自然給火弄傷，也自然棋逢敵手，有另派新生力量和他對比，血氣之倫，就在這個矛盾衝突的過程中，互相消長，不斷的克服演進，不有魔，也不見得道呀！祇常冷靜參詳，不必急煞，像惹一身芒刺那麼不舒服似的，却是自苦和不達了。

困於瑣瑣人事，儘日在塵勞交織中，離却本來的清綠心山，越來越遠了，自身不淑，遑論其餘？所謂捨其田而耘人之田，所謂遂末者不宏，務本者常勝，個中消息，饒值得深長思之也。固然不是說，躲在象牙塔裡算事，純儘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靈感崇奉而已矣。

總之，植根不深，每易枯萎，且憑智慧，導我前行，舊有躁妄因緣，就當它迹掩過；往下南國深尋，有待拓殖之處還多呢！



SEP. 2 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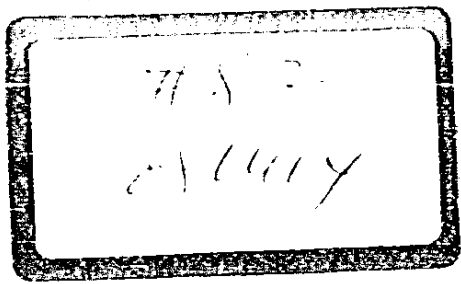
柳亞子 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出版

光 影
在
萱 園

寫作：
許 元 雄

印行：
道 大衆文化公司



7153
011414